

■ 随笔

秋深烟火浓

◆ 梁燕华



接连下了几天的雨，一下子便有了深秋的味道。“节令管着哩，这天说冷就冷了。”母亲自语道。还真是，前些天还是稍微动动就汗水滴答，一转眼便凉风飕飕了。

太阳正冉冉升起，有光打在身上，身上暖和起来。

走着，走着，竟发现，这秋日里开的花，有好多，且是我喜欢的花。

蓝紫的、粉红的牵牛花，一朵挨一朵盛开在铁栅栏上、紫藤架上，甚至和东南角院墙上的爬山虎缠绕在一起争相开放。

楼后草坪地里紧挨着的两棵木槿，一棵开的是蓝色的单瓣花，另外一棵开的是粉红色的重瓣花。刚走到树前便有暗香扑来，蓝色的花瓣上正挂着几滴晶莹的露珠儿，亮晶晶的，透着清明。有的忽然便滚落掉到草地里，不见了踪影，让人生出怜惜。

再往前走，又发现有红粉的紫薇花开在高高的枝头，花骨朵好个繁密，一簇一簇的，真是应了“谁道花无红百日，紫薇长放半年花”。忽然有大人楼上呼唤“紫薇、紫薇”，才发现是一个正奔跑的小女孩叫紫薇。想想都有趣，大约是小女孩的父母喜欢紫薇花，索性将女儿也唤作紫薇了。

秋日真是多露水。你看这行道旁树坑里的狗尾巴草、楼前新长出嫩叶的冬青、小花园里石榴树上正火红的石榴、山楂树上红透了的山楂，还有花椒树上红艳的花椒，只要手触到的，全是露水。

狗儿早已跑进草地里撒野，湿漉漉的肚子下沾满了露水，忽儿一抖毛，千万滴水珠儿落下来，好一个“痕沾珠箔重，点落玉盘空”。

趁早骑着自行车去看母亲，勤快的老母亲正在小菜园里拔焉了的西红柿秧，又用小铁铲挖土坑准备栽种冬白菜，母亲的手上和鞋上沾满了泥，裤脚也湿透了，让我等几分钟光景，又大声告诉我，种白菜有时令，耽误了长不好。听母亲唠叨时，看见旁边豆秧绿叶上的露水，圆润又清冽，轻轻一碰，便滚落到叶下。

沿小路返回时，竟然发现路边长着几棵酸枣树，枝上结着一颗颗白绿的、半红的或枣红色的酸枣。踮起脚拽住杈枝去摘酸枣，顺手先尝了一颗，酸倒牙的感觉让人忽想起，上次摘酸枣已经是四十多年前的事。那时候十多岁，常常和小伙伴攀崖壁、爬山坡，漫山遍野地摘酸枣，摘下的红酸枣一整个冬天都吃不完。

快到家时，女儿热情约我去吃早餐。

七拐八拐到了巷子口，才发现，这里的秋如此热闹。

吃罢早餐，顺道逛巷子，沿街卖肉的、卖菜的、卖面包的、卖豆腐豆芽的……叫卖声一家盖过一家，此起彼伏，好一个热闹。

止不住开始喜欢这烟火浓烈的秋天，喜欢开在这木槿树上蓝色的木槿花，杈枝上酸倒牙的红酸枣，挂在石榴树上咧开嘴的红石榴，和胡同巷里早餐店的余丸子。

秋深，烟火浓，人间最美。

■ 回忆

投递员“小苹果”

◆ 朱永超

25年前的一个夏天，我居住的小区新来了一位报刊投递员小姐姐。她看上去二十多岁，个子不高，圆润润，用力骑着前后插满报纸信件的邮政专用绿色脚踏车。

天气炎热，她脸上有豆大的汗珠滚下，整张脸红彤彤的。另一个街区的投递员喊她“小苹果”。之后的每一天，她都到我们小区投递报刊信件。不论刮风下雨、严寒酷暑，她总是充满着朝气活力，带着一张红彤彤的脸，有着阳光般的笑容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，人们在手机上看数字新闻、电子报，纸质报刊不像以前那般摩登了。许多邮递员转行了，我以为“小苹果”也会走，可她却没有。她从小姑娘开始，到后来结婚、生娃，一直为她负责的街区的居民服务着。几天前，我从新来的报刊

投递员小伙那里得知“小苹果”退休了。

她的离去仿佛也是一个时代的离去，便捷、高效的数字时代终究会渗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。然而，还是有那么一群人，固执地保持着原来的习惯，每天傍晚在阳台上看着夕阳，也在看着邮递员过来的必经之路，等待一个递送精神食粮的人，等待一份飘着油墨香的报纸。

听家里老人讲，以前住老房子那会儿，邮递员穿梭在小巷里挨家挨户投递，甚至把报纸信件直接送到老人们的手里。有时

候，老住户还会热心地端出一杯凉茶给他们解解渴，贴心地拿出一块毛巾让他们擦擦汗，叫他们在家门口的竹椅上坐一会儿歇歇脚，唠一会儿嗑。左邻的妈妈在炒菜，右舍的伯伯在喝茶读报，居民区冒出的烟火气提升了整个城市的温度。

城市的变化从未停歇，不变的是那份牵系人心的情感。叮铃，叮铃，“今天的报纸来了。”看着邮递员小伙远去的背影，我打开报纸，想起了小苹果，也感受着这个城市里的一份恒久的温暖。

■ 趣味

挂哪科

◆ 小渔

前几天早上，我刚进办公室，就听胡姐抱怨。她说她最近感觉肚子胀，吃啥都不消化，也没胃口，明天得到医院去看看了。

她掏出手机，准备挂号。但

附近几个医院，号都满了。她气鼓鼓地抱怨上了：“这刚几点啊，明天的号就都挂完了。看个病这么难。医院要是缺医生，你就招啊，哪能让老患者等着呀。”

小倩最怕胡姐唠叨了，皱眉问道：“胡姐，你挂什么科呀？咱们社区医院，不至于有这么多人看病吧？”胡姐说：“全科、内科都行。可你看看，啥号都没了。”小倩凑过去一看，无奈地说：“姐，我的亲姐呀，今天18日，你要挂17日的号，可不挂不上嘛。”胡姐

看了看手机，又看了看日历，似乎还没太想明白：“我知道今天18日，也知道要挂19日的号，怎么就跟17日较劲了呢？”小倩说：“姐，我建议你再挂一个科，顺便也看看。”胡姐问：“还挂啥科？”小倩面无表情地说：“眼科。7和9没分清楚，应该是花眼。应该是……”她一时也没想到用什么词，卡壳了。胡姐白了她一眼，说：“我再帮你挂个科。”小倩反问：“我挂啥科？”胡姐说：“文科。”

我家附近有个早点铺。

那天，我和老伴去这家早点铺吃早点。快吃完的时候，来了一位师傅跟我们拼桌。他点了一碗豆浆、两根油条。我站起来交钱，一不小心碰到了桌子腿。桌子摇晃了一下，旁边

会说话

◆ 韩铁铮

师傅碗里的豆浆洒了一桌子。我心里很过意不去，连忙向师傅道歉。不料师傅说：“不要紧不要紧，老板太实在，豆浆盛得太满了。”站在一旁的老板笑了，我听了心里也暖暖的。这位师傅真会说话。

■ 情怀

流年里的剪报

◆ 胡萍

在报纸上看了一篇谈写作的文章，对作者总结的几个方法很感兴趣，过了一天，我还在想那篇文章，觉得不能错过，便又找到那张报纸，把它剪了下来，认真贴在我的剪报本上，这样心里才踏实。

和许多爱好文学的人一样，我有剪报的习惯。把报纸上自己喜欢的文章剪下来，在背面涂上糨糊，贴在旧杂志上，抚平，那文章便属于我了，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，不用担心遗失。在我看来，一本剪报就是一本书，虽然做剪报的过程有些麻烦，但那是属



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精神财富，多年来我一直坚持着，乐此不疲。

我是二十多年前开始做剪报的。那时书籍少，好在单位订了不少报纸，我便把别人不看了的旧报纸上的副刊版收集起来，先全部看一遍，然后把喜欢的“豆腐块”剪下来贴在旧杂志上。那时不懂分类，也没什么目标，纯粹就是喜欢。后来当了单位的通讯员，刚开始心里怯怯的，怕写不好。我便向报纸学习，做了几本和单位业务有关的剪报，经常阅读、揣摩，对作品的结构、语言、细节等悉心领会并加以模仿。渐渐地，我的通讯、消息越写越好，让我信心大增。

报纸天天有，剪报不停歇，我的剪报本也越来越多，竟有六十多本。虽说现在数字媒体的普及带来信息获取的便利和提升，但我还是喜欢看纸质的报纸和做剪报，那一篇篇看似不起眼的文章，正慢慢地影响着我、改变着我，让我越变越好，让我的人生之路越走越宽阔。